



「美国」桑顿·怀尔德 著

我们的小镇

但汉松 译



译林出版社

013067703

I 712.35
19



我们的小镇

OUR TOWN



I 712.35
19



北航

C167551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小镇 / (美) 怀尔德 (Wilder, T.) 著, 但汉松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9

(怀尔德作品)

书名原文: Our Town

ISBN 978-7-5447-4075-3

I. ①我… II. ①怀… ②但… III. ①戏剧-美国-现代
IV. ①I71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41473号

Our Town by Thornton Wilder

Copyright © 1938 by The Wilder Family LLC

The Long Christmas Dinner

Copyright © 1931 by A. Tappan Wilder & Catharine W. Guile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Wilder Family LLC

And The Barbara Hogenson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605号

书 名	我们的小镇
作 者	[美国] 桑顿·怀尔德
译 者	但汉松
责任编辑	田 智
特约编辑	张 睿
原文出版	Harper Perennial, 2003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5.75
插 页	4
字 数	92千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075-3
定 价	36.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美国] 桑顿·怀尔德 著
但汉松 译

我们的镇



译林出版社



Thomas Wilson

怀德小品

欢迎你来到——

或重返——

《我们的小镇》。

整部剧发生在格洛佛角，
新罕布什尔州

韦拉德教授

PROFESSOR WILLARD

韦伯先生

MR. WEBB

楼厅包厢里的女人

WOMAN IN THE BALCONY

观众席后面一个男子

MAN IN THE AUDITORIUM

包厢里的女士

LADY IN THE BOX

西蒙·斯蒂姆森

SIMON STIMSON

索默太太

MRS. SOAMES

华伦警长

CONSTABLE WARREN

斯·克罗威尔

SI CROWELL

三个棒球队队员

THREE BASEBALL PLAYERS

山姆·克雷格

SAM CRAIG

乔·斯托达德

JOE STODDARD

小镇人物

按照出场顺序

舞台经理

STAGE MANAGER

吉布斯医生

DR. GIBBS

乔·克罗威尔

JOE CROWELL

豪伊·纽萨姆

HOWIE NEWSOME

吉布斯太太

MRS. GIBBS

韦伯太太

MRS. WEBB

乔治·吉布斯

GEORGE GIBBS

瑞贝卡·吉布斯

REBECCA GIBBS

沃利·韦伯

WALLY WEBB

艾米丽·韦伯

EMILY WEBB

前 言

你正握在手上的，是一部伟大的美国戏剧，它的伟大也许是独一无二的。

假如你认为自己对《我们的小镇》并不陌生，那么你很可能是很久以前在六七年级时读过的。那时候，这部剧被放在几卷不算厚的美国文学入门选读里。和它同时收录的，还有约翰·斯坦贝克的《红色马驹》(*The Red Pony*)和伊迪斯·华顿的《伊坦·弗洛美》(*Ethan Frome*)。你被强制去读它，就像在你年幼无知时被迫服下那些难吃的药，却不知道这些东西多么有帮助。或者，也许你看了太多由业余人士编演的这部剧，以至于(客气点说)你无法相信这里面有什么伟大之处。你对新罕布什尔州格洛佛角的市民们的家庭活动不屑一顾，对于乔治·吉布斯和艾米丽·韦伯之间那种看似老套的浪漫爱情也嗤之以鼻。你认为《我们的小镇》不过是美国传

统里一个老掉牙的遗迹，也把桑顿·怀尔德和诺曼·罗克韦尔 (Norman Rockwell) 以及弗兰克·卡普拉 (Frank Capra) 一道归进了媚俗作家之列。

你可能已经对卡普拉另眼相看了 (《生活真美好》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我们的小镇》)，也可能现在认为罗克韦尔是一位很好的插图家 (哪怕你还不能说服自己去称他为一位艺术家)，但怀尔德就要另当别论。在你看来，他一直就是个学校里的教书匠，对着一群比他知识更渊博的现代公众宣讲他那套过时的价值观。你固执地怀疑他在美国文学中的重要性。

不止你一个人这么想。

我也要承认一件事：我过去并不太欣赏桑顿·怀尔德的文学成就。和你们中的很多人一样，我很小就读过《我们的小镇》，也看过几次该剧的演出。我曾经觉得自己了解这部作品，并且坦白说，不是很喜欢它；我不明白它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这种看法直到1988年我看了林肯中心剧院上演的这部戏时才被改变，它是由格里高利·默谢尔执导的。这成为了我的剧院看戏生涯里最难忘的经历之一。我深深沉醉于它那颠覆性的力量，被它的智慧所温暖，为它的第三幕感到错愕，以至于我都无法相信这是我童年时便熟知的那部剧了。我回家重新读那部一直摆在我书架上的杰作，在文本细读中看默谢尔和他剧组的演员们 (主演是斯伯丁格雷，扮演“舞台经理”) 究竟对原剧做了何种改变。可就我的比较来看，他们的改动之处甚少。真正有了改变的，是我自己。那时是80年代末，我三十而立，已为父

母送葬，抗议过一场可怕的战争，也坠入过爱河。换言之，我已经经历了足够的人生，所以能最终理解《我们的小镇》有何伟大之处。

“当我们‘相信’一部想象力作品时，所做出的反应就是在说：‘理所当然。我一直知道这一点，只是没有充分意识到。现在，当面对这部戏剧、小说或诗（或照片和音乐）时，我知道我是知道的。”

怀尔德是对的：我相信它里面每个字。

当老师的诸多幸福之一，就是可以向学生介绍你崇拜的作品。因为你无法重新体验第一次看见、听见或读到某个艺术作品时的感觉，你可以退而求其次：讲授它。透过学生们的发现，你可以在他人身上重温自己很多年前发现这部作品时的喜悦。

我在耶鲁给本科生教戏剧写作。除了每周的写作作业和学期课题设计之外，我的学生还会和我一起阅读、分析各种当代英美戏剧作品（都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的《背叛》（*Betrayal*），大卫·马梅（David Mamet）的《拜金一族》（*Glengarry Glen Ross*），约翰·格尔（John Guare）的《六度分离》（*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卡丽尔·丘吉尔（Caryl Churchill）的三部剧[《沼泽》（*Fen*）、《优异女子》（*Top Girls*）和《疯癫森林》（*Mad Forest*）]，田纳西·威廉斯的《铁皮屋顶上的猫》（*Cat on a Hot Tin Roof*），华莱士·肖恩（Wallace Shawn）的《丹姑妈和丽蒙》（*Aunt*

Dan and Lemon), 克里斯·杜让 (Chris Durang) 的《贝蒂和布的婚姻》(*Marriage of Bette and Boo*) 和安娜·迪福雷·史密斯 (Anna Deavere Smith) 的《镜子里的火》(*Fires in the Mirror*)。每一部都能带来很多关于结构、人物、事件、主题、故事和风格方面的讨论。

几年前我把《我们的小镇》也加到了这个名单上。我狡猾地把它放在最后：在上了一个学期关于“什么才是好戏剧”的课以后，我悄悄把一部真正伟大的剧搁了进去。不过，我并不告诉他们这部剧很伟大。“为什么你要我们读这部剧？”他们想知道。“什么都没发生啊。”“过时了。”“太简单了。”“太感伤了。”

他们的态度是我预料之中的。于是，我就能够享受那种改变他们偏见的过程，让他们明白一切恰好相反：《我们的小镇》绝不会是过时的，它是永恒的；它确实简单，但却深刻；它充满了真实的伤感，但并不意味着这部剧本身是感伤的；至于说到它过于平淡，那么好吧，这部剧所讲述的其实是一件大事：那就是生活本身。

和很多伟大的艺术作品一样，它的伟大可能具有欺骗性：光秃的舞台，极简的语言，以及原型化的人物。“我们的主张，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绝望都存在于心灵中，”怀尔德写道，“而不是在‘布景’里。”事实上，他的剧本是这样开头的：“没有幕布，没有布景。”这些话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想想那个语境：这部剧是1937年写的，在美国当时的编

剧法则中，这样的舞台指示是闻所未闻的。在《我们的小镇》进军百老汇的那个演出季，其他知名的剧目都是一些现在已无人问津的大街喜剧（分别是菲利浦·巴里的《小丑光临》、克莱尔·布斯的《与男孩吻别》）以及已过气的剧作家E.P.康克和保罗·文森特·卡罗尔写的悲喜剧（《荣耀序曲》和《影子和实在》）。怀尔德是在以一己之力，挑战戏剧的极限。老套作家？桑顿·怀尔德是个激进分子！是预言家！

在他1957年为《三种戏剧》(Three Plays)写的《导言》中，怀尔德言及自己在写《我们的小镇》之前的十年，便开始感觉到去剧院看戏的日渐无味，因为他“不再相信那儿所上演的故事……我想说的是：那些剧就是为了舒缓人心。悲得没有温度，喜得没有锋芒，其社会批判也不能在我们心中激发责任感”。（在怀尔德写下这番话后，我们的戏剧真的有什么大变化吗？看看百老汇流行的那种“舒缓的”闹剧，在那里“严肃”戏剧被视为异端，因此这番话今天仍然适用。）

在将舞台的虚假噱头剥掉的同时，怀尔德还给自己设定了一项艰巨的挑战。他用两架梯子，几件家具，以及最少量的道具，试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为最微小的事件找到最珍贵的价值”。演员在舞台上都是哑剧演出；“舞台经理”既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充当演员。这些设想在1937年的美国戏剧中都具有惊人的现代性。诚然，欧洲的皮兰德娄(Pirandello)在15年前用《六个寻找作者的角色》(怀尔德观看了它的世界首演)打破了戏剧的常规，而在《我们的小镇》之前的十年，奥尼

尔用《奇异的间奏》(*Strange Interlude*)探索了剧场叙事的疆域(虽然其效果不一而足)。但在《我们的小镇》中,怀尔德彻底抛开了对于角色和故事的定见,将美国戏剧带进了20世纪。他对舞台做的变革,就如同毕加索和布拉克用立体主义试验对绘画的变革,或乔伊斯的意识流对小说的变革一样。

1930年,以小说家身份进入文坛的怀尔德就开始了对戏剧形式的实验。他受到了日本能剧中极简叙事的影响,在《漫长的圣诞晚餐》中大胆地将一个家族90年的历史压缩到20分钟的舞台时间里。在写于1931年的独幕剧《普尔曼火车希尔瓦萨》(*Pullman Car Hiawatha*)中,他用最少的布景将火车车厢中的一角和乘客搬上舞台并赋予其生命力。这部剧就是一次极好的排练,然后他就能把其中的很多想法放心大胆地放进《我们的小镇》中。当然,这部剧本身也非常出色。在剧中,怀尔德各种绝妙想法层出不穷:在普尔曼火车上椅子成为了卧铺;演员代表了行星和路过的田野村镇(包括俄亥俄州一个叫格洛佛角的地方);台上出现了舞台经理(在《去往特伦顿和卡姆登的幸福旅程》中也有);只露了一面的鬼魂,它生前是一位德裔移民劳工,是在参与修建火车穿越的一座桥涵时死去的;也许最令人吃惊的,是一个年轻女子——她是艾米丽的原型——在旅途中意外死去。这个女人向陪同她去往终极之地的长天使加百利和米伽勒哭喊,“我这一生还没做什么事情……我还没实现任何东西。”之后,她才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我现在懂了。”她最后说,“我现在懂了。我现在什么都